



投稿邮箱: xzfhwtwxdx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

2025年11月18日 星期二
责编:张琦 美编:张昊 校对:燕原斌

徐州自妩媚

◎汤梅笑

■作者简介

汤梅笑,常用笔名林中英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曾任《澳门日报》副刊编辑,澳门笔会现任会长。出版散文集《人生大笑能几回》《眼色朦胧》《相思子》《自己的屋子》等,短篇小说集《云和月》,以及文学评论集、儿童故事集等。

匆匆决定到徐州采风。行前正忙,没得闲看资料做功课。对徐州的所有想象,都脱胎于我曾踏足过的苏州、无锡、扬州,得天独厚的自然形胜,精致、温柔、风雅。

被徐州朋友安排到大张烙馍村进餐。我对饮食认识粗浅,谦虚地问:“徐州吃的是淮扬菜吧?”我认为,说淮扬菜而不上海菜已是不失水平了。徐州朋友却回答,不,差远了。同在江苏省内,怎会差远了?接下来的几天,我才知道区别确实大。

这顿午饭丰盛而有特色,让我们先从味蕾上认识了徐州。但印象最深的是,席上佳肴多点香辣,甲鱼、羊肉、鱼鲜、虾皆在辣椒、辣汁、辣油中,茨汁和汤汁呈鲜橙色。羹汤用胡椒调味。徐州人吃得辣,他们说不辣的,到了我的嘴里便辣得直吸气,却又忍不住再下箸。是啊,淮扬菜清淡平和,咸鲜微甜,风格甚是不同。

吃到烙馍馓子,才叫接触到徐州美食的灵魂。烙馍是一种很薄的烙饼,柔韧筋道,很有嚼劲;馓子则是用细丝面线缠成长方块后,油炸而成的美食。服务员在席间演示制作,摊开荷叶般的烙馍,厚厚铺上捣碎的馓子,放两根长香葱、黑咸菜、豆瓣酱、碎花生等配料,由于烙馍比手掌大得多,故需用筷子协助,才能结实地将其卷起。当大口咬下擀面杖粗细的烙馍卷馓子,馍的清淡甘香,馓子的酥脆咸香,葱的辛香与豆瓣酱的微辣酱香,各种配料形成多层滋味,在齿颊间绽放。我又夹了一些馓子尝尝,它单独作零食,也很不错。

徐州人以面食为主,烙馍是日常的饮食,是家乡风味,随人喜欢,什么炒菜都可以卷在里面,顶饱抗饿。据说在楚汉相争时,烙馍就是为了供应军队膳食而发明的方便食品。说起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如今成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徐州餐桌上多肉食,尤其是羊肉,每餐都能吃到,常见切片熬汤与烧烤串一同上席。徐州人人伏第一天要喝羊肉汤,三伏里都离不开,民间的说法是,喝滋补羊肉汤,不劳医生开药方了。这里的羊肉汤汤色乳白,清鲜不油腻,吃了不上火。我们岭南就不同了,夏天潮湿闷热,饮食以清热化湿为主,冬瓜薏仁扁豆绵茵陈竹蔗煮茶汤,待秋凉后才敢吃羊。我们煮羊肉老火汤,爱加入竹蔗红萝卜、荸荠,或者单用白萝卜,以缓解其温燥,也提鲜。这种搭配恰如中药配伍,达到平衡效果。饭店的羊腩煲入秋供应,用枝竹(腐竹)、冬菇、荸荠作配菜,姜片、蒜头、腐乳、南乳,柱侯酱爆炒后煎煮,吃时以柠檬丝豆腐乳作酱蘸之,滋味更浓。可是在澳门买不到新鲜羊肉,都是冷藏货。

在烙馍村吃到的烤羊肉串,肉嫩不躁,调味与火候恰好,孜然的奇香更是让人难忘。徐州人特爱吃烧烤,市井中有不少烧烤店、烤肉酒吧,在徐州博物馆等展馆看到的汉画像石庖厨图上,有俎上切肉的、炉前持扇烤肉串的,还刻着供烧烤的鸡、鸟、鱼、兔、羊,生动的生活景象,似有嗷嗷的油烟从古老的石块里冒出来。

徐州位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界处,没有一脉连天的崇山峻岭,以低地、丘陵为主;这里不以小桥流水、庭院深深的闲适幽雅取胜,它一望平川,气派大开大阖。要是不说,不知这里有丰富的煤炭天然资源,从宋代便开始使用煤炭,大规模开采有百余年历史。这个煤城为国为民掏心掏肺,一个个废弃矿坑在时光侵蚀中坍塌,如同大地留下的伤疤。不过这已是历史了。徐州人大规模改造环境,挖废矿坑,将之连接,引水入湖;又经修复生态,广为绿化,土地复垦,建造成为偌大的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。

我们从码头乘坐小游船游赏潘安湖。天气晴好,水绿波平,滩涂沼泽处芦苇、河芒连片,扎根了根,茎顶散放出雪白、毛茸茸的芦花、芒花,在风中偃仰相随,近看虽云已白了头,犹高扬一面面旗帜,远看则作雪海翻涛,成大阵势。上岸后,漫步在铺设于湿地上的木条行道上,夕阳投向两旁的水杉、乌桕,被筛下金丝缕缕。道蜿蜒,树参天,有人以浅景深留影,营造个体渺小融入自然的格局;有人用深景深来突出主体,仰首作屈原天问之状。

同来采风的澳门作家们愿意再来一次潘安湖。这里坐拥19座大小不一的湿地岛屿,动植物资源丰富。住进潘安小镇,春赏梅,夏赏荷,秋赏枫,冬赏鸟,可以细细品味这里的深厚文化、水乡意韵。

就这样,我对徐州的印象立体起来了。江苏省下辖十三个地级市,称作“十三太保”。其一的徐州市位于江苏西北部,古称彭城,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大,饮食近于毗邻的山东,风格朴素,爱肉食,以鲜咸为主,兼具辣味;所说多为徐淮官话,相对于苏南的吴语,多了粗犷豪迈气,民性亦如此。

几天来,徐州朋友都自认北方人,认同是楚人,有情有义。战国时期徐州地区是楚国北方的疆域;汉初开国皇帝刘邦从沛县起兵反秦,被称为“沛公”,因此徐州和楚国在历史上有着紧密的联系,拥有深厚的雄汉文化。今天,处于苏北地区的徐州,虽然缺少苏南地区靠近长江、上海的得天独厚,经济发展较晚,然而徐州人敢想,实干,能拼,化无为为有,变废为宝,改变命运,发展经济。如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建成,使旧产业向文旅产业转化,造福民生,成为全国的成功典范。

来徐州,初识徐州,苏北亦有江南景,全凭着创造,自有妩媚。

澳门作家看徐州



澳门作家采风团走进
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。
通讯员 郑丹 摄

一枚邮票看徐州

◎穆欣欣

■作者简介

穆欣欣,中国作协会员、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、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文联副主席。获冰心散文奖、汪曾祺散文奖、(澳门)李鹏翥文学奖散文首奖、台湾淡莹海外华文文学好作品等。

公元前209年,泗水亭长刘邦,在沛县反秦起义,建立大汉王朝。从此汉文化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原乡,奠定了泱泱大气的汉文化美学风格。

丰沛两县相邻。丰县是刘邦的出生地,沛县是刘邦成就功业之地。在各地争抢名人成风的今天,我留意到,面对刘邦这块金漆招牌,丰县和沛县不争不抢。两个县的人都说,刘邦是“丰生沛养”,丰沛地区是“千古龙飞地”,这里流传着一百多个刘邦的传说故事。

公元前201年,奠定大汉基业的刘邦封弟弟刘交为楚王,徐州成为楚国都城。西汉时期,共传十二代楚王。徐州以汉文化发祥地定位今天的城市品格,以汉画像石、汉兵马俑、汉墓并称的“汉代三绝”,向今人悠悠讲述两千多年的汉文化故事。

澳门作家团还有幸参加了第三届汉文化论坛,见证多位学者提出徐州的“汉代三绝”应加入汉玉为“汉代四绝”,重塑汉文化格局。这一论述被广为接纳,网友戏称此举为“3+1,扩容”成果。

因为喜欢玉,爱其温润,故喜见“汉代四绝”定音。此行不仅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S形玉龙佩,还把徐州博物馆“天工汉玉”展厅看了个遍。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体系完备的汉代玉器专题陈列展厅。君子比德,谦谦不语,难掩其华,润泽如初。我在每一件汉玉前驻足凝望,细味这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缘分。

我看到玉戈英姿挺拔,我喜爱用来压住席子四角的豹形石镇表情呆萌,通体缀满谷纹的玉厄总令人想到丰收的喜悦。有那方刻有“刘何俾·妾何俾”的双面金印,她的主人是怎样的女子?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那么久远的年代,女性竟可凭此金印,或下帖子邀约朋友,或行使契约签署。直至看到馆内的玉衣“三件套”——金缕玉衣、银缕玉衣、铜缕玉衣时,一行人不由感慨,徐州绝对是一个被忽略了的文旅目的地;徐州博物馆,也是一处被低估了的文博场所。

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所特有的殓具,以金丝连缀玉片而成。想起很多年前,在澳门看过一件别处出土的金缕玉衣,品相绝对不逊于徐州博物馆的这一件。

徐州博物馆“天工汉玉”展厅的展品,很多出自狮子山楚王陵,这也印证了以玉随葬的汉代习俗。崇尚厚葬的汉人,“事死如生”,尤以王侯贵族极尽身后奢华之能事。人间的享乐,他们要在另一个世界延续;人间没有的,在另一个世界更要尽有。所以,汉画像石涉及的题材从现世享乐到羽化登仙,天上人间,无所不包。楚王陵墓有生活起居的空间,还有武库、仓库、乐舞厅、冰窖、厨房、水井、柴房等配套设施。倾力打造自己陵墓的楚王们,在活着时忙于生,也忙于死。

据说,狮子山楚王陵的主人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,因发动兵变失败,自杀而亡。他被家人紧急埋葬,一切都是仓促的,彼时陵墓未完全建好,本应客厅在前卧室在后的陵墓格局,今眼前所见却是卧室在前客厅在后。

墓中出土的一枚“食官监印”方形铜印,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“食官监”是负责楚王膳食的官员,是楚王陪葬的其中一人。看来,这个官员深得楚王喜爱和信任。此楚王,大概是个“吃货”。我想到和香港蔡澜先生唯一一次饭局,蔡先生说:爱吃的人不会坏,因为在拼命追求美食、享受美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思考害人。

狮子山楚王陵的主人,既然爱吃,他又为什么发动兵变,落得如此下场?成谜的历史,需要我们多一点想象力。

俑士的告白

◎周江明

■作者简介

周江明,《澳门日报》专栏作者,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澳门日报》《澳门笔汇》《文综》《香港文学》等报刊。现任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、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秘书长。

一个陶俑,不幸有了生命。两千多年前,不知哪位制陶者,身处怎样的哀伤中,和自己的泪水,揉捏起一个人形泥胎,又对着它深深叹了一口气。于是乎,经火淬炼后,那泥胎便有生命,自此化生俑士。

陪葬的陶俑,原是替代生命的,本无需生命。练泥、模塑、窑烧、彩绘,得其形便可。岂料造物主一时发了神经,借制陶者双手施展神通,总之那俑士无端得了生命。当帝王们无可奈何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,作为陪葬品的俑士,生命由此降诞。黄土之下,他的心魄一点点滋长,长生而不老。皇帝们求之不得的,俑士唾手可得。虽则性命为泥塑生牢禁锢,他全身动弹不得,但也禁不住念望,更禁锢不了想象。只要还能念望和想象,即令长埋地底,生命亦可潜滋暗长。

掩埋的岁月,自是冷寂。地上的日日夜夜,俑士仅能想望。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,楚王传下多少代呢?内争外战爆发了多少回呢?想必我大汉王朝还未亡吧。人们仍会奉先思孝、接下思恭吗?俑士隐隐约约记起茅檐边的桑树和梓树,头顶煦阳,一圈圈的枝丫向上攀生,仿佛湖面荡开的碧波——俑士疑心那是制陶者的原乡,一捏一搓间,便将记忆与思绪断断续续揉给了他。

两千多年来,俑士寄身陶俑兵马俑阵,头挨着头、肩靠着肩,密密麻麻列成三纵一横,深埋狮子山边,不远不近地护卫起那石山中紧裹金缕玉衣的骸骨。他早已习得遇遇而安,怎么也料不到会有出土的一天。

某日,徐州砖瓦厂请来一汉子,只见那人骑着喷烟怪兽,怪兽张开巨口,咣咣咣咣在地里拱呀拱,直至拱倒一片陶俑,方才戛然而止。随即赶来一批“怪人”,衣着怪诞,讲些诡怪的话语,战战兢兢扒开地层,一点点扫去陶俑身上尘土,又堂而皇之盖起大楼,竖上玻璃罩。往后,怪人越来越多,大家围住坑道指指点点,举起家伙东拍西照,全然不理俑士的感受。

俑士凝神静气,一个字一个字地听,一个词一个词地学,一句话一句话地猜,渐渐弄通了怪人们的语言,听懂了他们的谈话。深埋于地,俑士不知魏晋,更说不上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。王朝鼎革,世事蝴蝶,这是他后来听人们交谈时知悉的。楚王世系断了,汉朝早已亡了。可两千年后人们自称“汉族”,口讲“汉语”,还写着“汉字”,什么都脱不开一个“汉”,一切恍然如梦。

在两千多年的大多数年月里,俑士缄默沉寂,心如止水。可出土后的四十年,他无一日不在应酬熙熙攘攘的人众,每每听到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吟诵,便会心潮起伏。那楚王尸骸,早就给人扒掉玉衣,抽走金线,四千多块玉片与两百多块人骨混为狼藉,践踏在地。戍卫如此失职,按律当斩。可除却他,全都是些泥塑陶俑,斩或赦又有何妨。如今,不论王骸,还是俑身,都给罩上玻璃,同为“展品”,任人观望。俑士终于感到厌倦了。有那么一刻,他祈望某位看客不小心把玻璃罩撞个大窟窿,失手打碎自己的泥胎,终结掉日复一日的轮回。就如土偶桃梗故事,回归大地。

木偶人曰:“天雨,子将败矣。”土偶人曰:“我生于土,败则归土。今天雨,流子而行,未知所止息也。”

原是黄河之泥和着黄河之水塑成的俑身,他多么渴望沉入汴河,化作泥水,流进黄河,归向大海。可俑士不得不面对现实。近半个世纪,人们陆续开挖陵墓,曝光他与同袍的驻地,美其名曰“兵马俑”。或盖上钢棚架,冠名某号坑,招揽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观摩;或搬去博物馆,外罩玻璃柜,任人四方八面打量。

有一组驮篮山汉墓乐舞俑,被摆进徐州博物馆“俑秀凝华”展厅。舞俑翘袖折腰,看得出是长袖善舞之辈。或单袖上举,蹁跹而舞,温文尔雅;或擎举双袖,扭作“S”形,热烈奔放。乐俑个个席地而坐,抚瑟、吹奏、击磬,一丝不苟,绝无滥竽充数之辈。这般的氛围似乎感染了某些观众,他们顺手挑选几枚舞俑磁贴带回家,试图给日常生活抹上一韵翻风回雪。

然而,身处异度时空,俑士与人之间,依然横亘天堑。他观人类,大多空负一具皮囊;人们看他,亦仅一尊泥塑陶俑。在常人眼中,俑士与其他陶俑无异,小童般的身躯背着箭箠,直挺挺立在那儿。有人笑话这些Q版兵马俑,远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气势恢宏,弄得近乎儿戏了。然而,于殉葬之“儿戏”,正是贵生之肇始。

有一回,俑士被一位年轻人取出,小心翼翼抱去文物修复室。头一回给人拥进怀中,又同乘电梯,俑士犹如屏气深潜,电梯开动,缓缓上浮,直至冒出水面,方可大口大口呼气、吸气。而与人相拥的那一刻温热,纵然无法言说,俑士骤然感通,牵挂起人间烟火,萦怀制陶者的至亲、好友、同僚,惦念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吃得饱、穿得暖、睡得好吗?

到人间走一遭,幸运抑或不幸?即便俯身陶俑,即令终将尘归尘、土化土,也毅然“向死而生”,熏染起人间岁月的烟火气,不枉此生,不虚此行,融彻生命的丰赡——有情有义,有牵有挂。

一个陶俑,幸而有了生命。